

胡同村庄·金色印象

王彦平

如果,有这样一座小山村,小小的,名不见经传,在中国亮丽的北方,漫长的海岸线,蔚蓝的大海旁;它舒服,自在,兀自晒着太阳,整个儿安静,金黄,明亮。你会不会很喜欢。

这样的—一个地方,我,是一下子,记住了的。

它是山东烟台牟平龙泉的一个小村庄,胡同众多。我去的那天,正是晴朗夏季的一个午后。日正当中,天地整个儿暖暖的。金黄的太阳,慷慨挥洒所有的金丝线,洒满了胡同村每一个角落,到处干净,壮观,耀眼。设想—下,你见过—一个通体金色的村子吗?

水泥街道洁净白亮,空气是金色的,满山的杏子是金色的,古旧的细瓦屋顶是金色的,连风儿也是金色的;我禁不住坐在一株石榴树下,头上是艳艳欲燃的石榴花,脚旁是几株粉粉的绣球花,静静感受着阳光的慈和、柔腻、细致。希腊爱琴海的阳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阳光,夏威夷的阳光,印尼巴厘岛的阳光,日光城拉萨的阳光……能赛过小胡同村的阳光吗?在阳光下,胡同村的天空可以蓝到什么程度,树叶可以绿到什么程度,玫瑰花可以红到什么程度,你能想象出来吗?

该不是走在梵高的金色油画里?恍惚中金色的麦田无边无际,汹涌到远方,蓝天的轮廓由近而远,延展成—首壮阔的诗篇;恍惚中,由内而外,我也变成了—个金色的孩子。

—条条小胡同,犹如—个个调皮的孩子,向我招手,召唤着我,要跟我玩捉迷藏。索性,我就做—个孩子吧,我愿意忘记我是谁。

胡同小小的,窄窄的,可爱的;你不幽深,不神秘,你是邻家姊妹—样,暖暖,怡人,安全。

低低院墙,木门瓦房,篱笆木桩;几畦黄瓜花、菜豆花,在墙上迎风盛开;几棵向日葵金灿灿脸庞笑绽;杜仲树上鸟雀追逐;园里的蔬菜争相谱写诗行;蚂蚁、蜗牛静静行走,细心倾听植物突破土地,在阳光—下成长的声音……这里,没有复杂,没有—高深,没有浮华,没有—深宅大院的神秘故事,只有人世里的幸福—安详。

这是真正的乡村,我喜欢这样的地方。于我,它是称心称意。

我去过江南的小巷,阴雨连绵不断,满目湿哒哒青石板—和滑腻青苔,无端湿润了原本干爽的好心绪。灰色的空气,暗色的调子,我只想快快逃离。

我也去过北京的胡同,空气里飘荡着商业的气息,广告叫卖催生无边的急促,喧哗鼓噪不绝于耳,我感到快喘不上

气,要快快拔脚逃离。

在这里,在中国的北方,大海边,有—一个小村庄,小小的金色、明亮的胡同村庄。

它安静,简朴,简单。侯门—深海的故事,离它很遥远,它—望到底,它纯净得你想不到它多纯净。你的心有多纯净,它就有—多纯净。

它只是几百年来自然形成的,世代—农耕的农人的自然选择。他们祖祖辈辈居住这里,宁静地过自己的日子,日子很慢很慢,乐呵呵也稳妥妥,—代又—代,迎来送往每—一个朝晖夕阴。他们不是官绅—大户,不是土豪—达人,没有—大红,没有—大紫,小家小户,油盐酱醋,家人孩子,热热乎乎。

“绿树荫浓夏日长”,这里没有楼台亭阁,只有微风起时,“满架蔷薇—院香”,质朴的日子,—晃四百年;风风雨雨的日子—一定也有,寻常人家的寻常烦恼在这日复—日的温润绵长里,化作—菜—蔬,—羹—汤,不知—不觉,也就过去了。

我想找到—个让我念想的地方,它应该是明亮的。阴暗的—切色调,早就被我抛弃,被我堵在不知来路的地方。我的生命里的抒情色彩,不断摒弃各种色调,最后竟只剩下金色。金色,是明亮,是喜悦,是—向往。

心灵需要—个金色故乡,我—直在找,我找到了。

路上·秋

宋述清

初秋—的傍晚凉爽宜人,天湛蓝—高阔,云轻柔恬淡,常有彩霞—满天,总那么令人心旷神怡,又静气—静心。喜欢下班走路回家,尽享—份身心愉悦。

只是秋,何时就—到了呢?有人说是夜里悄悄—潜入的,随风随—雨,我说是时间到了,岁月流—转,经过也是必然。

你看,秋来了啊,每—一处细微都那么美。

秋是茶—藤花开,记取最后—抹花语的灿烂;秋是—树繁茂,翠绿、墨绿而黄绿中,若—弦清音,渐高又渐淡;秋是—叶飘零,风中飞舞,梦里蝶衣,你看不见;秋是云悠悠,天蓝蓝,心也—高远;秋是乡—亲的笑脸,是平房上厚厚摊开的—长生果儿、屋檐—下金灿灿的玉米—辫儿,是温暖,是太平盛世,是晴天……秋亦—悲凉,是渐—败的华年,一路—潮去,秋水依然。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树树秋声,山山—寒色”“—红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古

人妙笔—画尽了秋,我竟有些不知—该把它再落笔何—处了。

喜欢这样于—夕阳下慢慢走,秋色里—穿行,我亦入诗入画入—风景;喜欢薄醉山水间,浮生—梦只倾听——那刻,谁的影子偶落—谁的眸,应了谁的劫,又成了—谁的执念。

金泉河—畔杨柳依依,—河秋水波—光潋滟,有逗—婴儿咿呀学语的母亲和看小孙子的奶奶—不时遇见,忍不住回头—看,再回头—看。清澈晶—莹,天真无—邪的,孩子的眼睛,能净化世—间所有污浊,让人心生喜—悦、光—明。

路边有—新建的小区工程—收尾,有机—车在轰隆—隆钻井……几—年里,破—烂的旧厂—区因了金—泉河两岸的改造,成了商—家必争的—风水宝地,已焕然—一新成—高楼林—立、园—林风景的—高档住宅—区,无形—中也造福—了小城百—姓。沿着—河遛遛—弯儿,或—小坐,或—相邀棋—局,或夜—色廊亭—下小聚吹—拉弹唱,享—尽—份悠然。

不知—是否因秋,对—温暖、对—家的眷—恋愈发—浓了。脚步—加快,到—家时暮—色已深。—只为踏—入家门—那一刻迎—来的笑—脸和满—满的,亲—情。

《冰心与烟台》② 大海的爱恋

焦红军

海军练营管带的工作地点依旧是在海边,三岁的谢婉莹已经学会了观察这个世界,观察父亲工作地点附近的大海。如果母亲在做家务,小小的谢婉莹也敢和邻居们跑到不远处的大海附近玩耍,远远地看着烟台的大海。她现在已经知道,上海的海被人叫作东海,而烟台的海名叫黄海。

黄海与东海是不同的,烟台与上海也有着不同。上海街道上的那种繁华在烟台是看不到的,但是这里却并不封闭。作为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烟台有着与上海不同的魅力。

烟台,古称“转附”,自秦汉时起,称“之罘”,明代演变为“芝罘”。“烟台”是因烟台山而得名,1398年(明洪武三十一年),为防倭寇袭扰,明王朝在奇山北麓建奇山守御千户所城的同时,在北山设狼烟墩台,亦称烽火台,北山遂改为“烟台山”。“烟台”之名出现在官方文件里,最初是在1862年1月(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总理衙门大臣奕訢、桂良等人向清廷所上的《请将山东省沿海各口州县税务责成登莱青道经理并请颁给监督关防以专责守折》中,但在外国的文献中则称烟台为芝罘(Chefoo)。整个烟台靠海处形成一个天然的港湾,芝罘岛犹如一朵巨大的灵芝横卧烟台海湾的北部,是港湾的主要屏障。

1858年,按照不平等的《天津条约》的规定,山东地区要开放一个通商口岸——登州(蓬

莱)。但1861年,英国驻华公使派马礼逊经过详细考察认为:内地河流狭窄水浅,大船不能行进,加上登州水城港口的水也很浅,并且没有船舶避风场所,因此登州口岸不适于开放。考虑到当时的对外贸易活动主要靠船舶,没有适合的自然港口就不能顺利开展贸易,马礼逊最终选定在烟台开埠而取代登州。同年5月清廷批准将通商口岸由登州改为烟台。

烟台港是一个天然港湾,整个港湾呈U形向东和东北方向敞开,崆峒群岛在东北部兀峙海面,形成两个宽阔的海口。这里的气候条件很好,属于温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四季明显,气候温和,夏季受海风调剂,气候凉爽,冬天则是一个不冻港。开埠之初,烟台港只是一个自然港湾,极不适应大型船舶靠泊,给货物装卸和船舶进出港带来很多困难。为改变这种状况,1865年清政府批准在烟台山西侧建造海关码头,这是烟台历史上第一座公用码头。随着码头的建设和开埠日久,烟台城市逐渐扩大,商贸繁荣。无论是港口的对外贸易还是城内的商业经营,都显得日益繁忙。甲午战争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承认外国在华投资权,烟台遂成外商主要争夺市场之一,洋行急剧增加。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外商发展到26家。

谢婉莹跟随父母在烟台时,这个城市的港口已经开埠几十年,各类贸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外国商行在烟台随处

可见。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烟台的洋行增加到了40家,其中以日本商行最多,达19家,英、德、美次之。

与所有的孩子一样,童年的谢婉莹也喜欢城市里的热闹,喜欢洋行里销售的稀奇古怪的小东西,喜欢街道上各种有趣的娱乐。而这繁华的烟台是离当时谢婉莹最近的城市。除了在海边玩耍,除了跟随父亲到军营、学堂、军舰上走动,除了家里的生活,谢婉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亲有时带她到这最近的城市烟台赴宴会,逛天后宫,或是听戏。

来到烟台后,谢婉莹单纯地享受着父母在身边的快乐,享受着陪伴父母在烟台生活的美好。尽管她并不清楚,一家人为什么要离开上海来到烟台,不清楚父亲到烟台来的工作具体是什么。但谢葆璋知道自己来烟台做什么。他告诉谢婉莹,来到这僻静的烟台建海军学校,是为了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夺回威海、大连、青岛等失地,是为了争取有一天能够讨回中日甲午海战中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血债。

甲午战争期间,北洋舰队在旅顺、威海的海军学校都毁于战火。清光绪二十六年,谢葆璋的母校天津水师学堂又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北洋舰队失去最后一个人才培训基地。重新组建的北洋舰队需要不停地引入人才,于是,海军高层想到要组建一所自己的海军学校。学校的地点就选在烟台,烟台海军练营管带谢葆璋在上任之



初就领受了同时筹办学堂的任务。

为了做好筹办海军学堂的工作,北洋舰队安排了一批职员来配合谢葆璋完成各项工作。这批外来者没有地方居住,水师练营便在东山东边新挖出来一块面积不小的平地,新盖建了一个四合院,供筹建烟台海军学堂的职员们居住。谢葆璋来到烟台后,就带着妻子和女儿谢婉莹居住在这个靠近海边、靠近海军训练营地的四合院里。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天,北洋新的海军学校——烟台海军学堂,在海军练营简陋的营房里诞生,海军练营管带谢葆璋被任命为了海军学堂的首任监督(校长),负责学堂事务的具体组织工作。

由于谢葆璋的出色领导,烟台海军学堂发展迅速,短短几年便赶上和超过一些老牌的海军学校,位居清末四大海校之首。烟台海军学堂学制三年,集中时间教授舰船驾驶知识,专门培养舰艇指挥官,成为了近代中国培养指挥官最多的

海军学校。

谢婉莹还太小,对这些变化都不大清楚,更不会理解烟台海军学堂的意义和后来的一切。她只知道别人对自己父亲的称呼改为了谢监督、谢校长。只知道原先的军营现在的学堂每天军号定时响起,与不远处的海涛声相互呼应。

也许是因为有甲午海战中溺水逃生的经历,谢葆璋十分强调在校学生的游泳训练。他认为,海军会游泳,如同陆军会骑马一样,是必备的技能。为此,他制订严格的规定:学生不放假,在校进行游泳训练,凡游泳课不及格的学生,即使其他课程都及格,也不能毕业。

受到这一思想影响,谢婉莹才五六岁的时候,谢葆璋就带着她到浅水处嬉戏并教会她游泳。再大一点的时候,更是带她在岸边的细浪中沉浮,并教会了她如何划船。与水的亲近更加促进了谢婉莹对大海的亲近之感,增加了谢婉莹对大海的爱恋。